



一场似是而非的青春期沙尘暴

文 / 烛光晚车

隔着简易的橱窗，我看见对面一双圆目隐约着向我射来轻柔的电波，我讨厌看到岳海红的影子，但毕竟，我们俩家隔的太近，就像手与手之间的距离，我们毕竟用着同一条胡同，过同一条大街，毕竟，在超市买东西时也不经意间碰在一起。

也许这就是缘分吧，岳海红经常用这句话与我套近乎，我却白她一眼，不屑一顾地从超市的这道橱窗闪向另一道。

蓦地，门口想起了警笛声，几乎是在同时，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，编织成一条无法逾越的网，检察机关的车子同时带走了两个男人，一个是我的父亲，另一个是岳海红最亲的人，几乎在同一天，我们成为天涯沦落人，而这一切的原因竟然在于，我的父亲向他的父亲行了贿，他们的背后也许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，但这一切与我们两人何干，只不过缩短了我们与亲情剥离的时间，当我看岳海红时，她的眼眸中仅有的一点坚强瞬间即逝，然后泪如泉涌。

又是在同一时间，我们离开了超市，回了家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了的，甚至一前一后没有差一点时间，我们前去探望被调查的父亲大人，却碰了同样的一个闭门羹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更加恨这个叫岳海红的女生，因为我的父亲本是无辜的，是她的父亲官欲太强，节制不好，为了一点私利，没有把持住自己的名声，却生生连累了我的父亲，我上课时，不与她对话，要求老师调了位置，我不想看到她的脸，她的眼，更不想让她的轮廓在我的心海里留下一点空间。

直到那一天上午，我破天荒地打扮了一个典型的时髦装，高挺的胸脯，让人看了个个垂涎，走在路上，我却突然间感觉自己今天犯了天大的一个错误，自己的这身上衣，不仅露的地方太多，而且非常不合时令，这也是父亲被关押后，我头一次认真地打扮自己，虽然家里早已门可罗雀，但我想着能够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，好让自己快乐起来，所以，我选择了这身行头。

无数路人的目光近距离地映射在我的上身，望眼欲穿的感觉实在是难受的很，才蹬上二楼的楼梯口，班里早已传出了一阵五颜六色的轰炸声，快来看呀，丰满成熟的女人，真是不可思议呀。

这样的声音将原本内向的我逼入了绝境，我不敢抬头看任何人，只是中规中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，任凭流言和泪水肆意流淌。

一身典型休闲装的岳海红哼着小曲入了班，她耳观六路地扫了周围几圈后，可能感觉今天的气氛过于时尚，便过来与大家凑个热闹，几位小姐式的人物正在对我的穿着议论纷纷，岳海红才听了几句，便撇了嘴大声叫道，嚷什么呢，没见过美女呀，像古小鸽这样的人物，我喜欢，美丽是无罪的，身上有美的地方就该显露出来呀，不像你们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好像自己本是个平胸，我说的没错吧。

她这些大大咧咧的话很中听，头一次，我将目光温柔地送给了她，她接过来，扔在地上，接着开始刺激那些好事之人，怎么样，有能耐比比，人家就是强，就是美，丰满也好，丰满无罪，我就不行，你们行吗，那边的几个哥们，你们行吗？别光站着呀，不是挺能说的

吗，发表一下意见呀，别让人以为你们是哑巴呀。

我终于忍不住了，红着脸回过头责怪她，岳海红，别再说了，我求你了。

自此，我与岳海红的关系拉进了一大步，那天下学时，我居然买了块心太软雪糕送给她，以表示谢意，她白了我一眼，你呀，就是公主当惯了，美丽是你的天赋，他们只有羡慕的份。

高三那年冬天，我的家庭彻底变故到崩溃的边缘，在我亲戚的帮助下，我变卖了仅有的一块家产还了父亲留下的饥荒，我决心辍学回老家去，乡下唯一的祖母已经知道了父亲出事的消息，她放心不下城里唯一的孙女，便让我回去好有个照应，我哭成了泪人，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准备起程。

临上火车时，岳海红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她抄起电话来，一个劲地给祖母说好话，她说：我是古小鸽的好朋友，我会帮助她的，更重要地是，她的学习非常好，马上要高考了，您老不能让她失去这个唯一的良机；她说成了泪人儿，祖母不答应时，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给她鞠躬，还对着电话要给她磕头，当电话结束时，我与她抱头痛哭。

她拍拍我的肩膀，对不起，古小鸽，是我爸不好，你说的没错，我该替他还债的，从今往后，我来养活你，你去我家吧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与岳海红便朝夕相处起来，为了买上一套高考书籍，我们俩早晨五点多起来去扫大街，这是我们好说歹说争取来的一份简易工作，钱到手时，却只能买上一套，于是，我们便共享资源。

那一天，她突然认真地对我说，古小鸽，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能原谅我吗？

我摸她的额头，怎么了你，怎么有这样的话说，我们不是相处的挺好的吗，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想通了，任何错事，莫怪一方，如果不是我爹给你爸送钱去，他们也不可能东窗事发，他们都有责任，我已经很感谢你啦。

她的眼睛中却闪现着一丝迷离，不，我不是说的这些，我是说如果，我让你回答我的问题。

我讥讽她，你好奇怪呀，马上要高考了，还说什么闲话呀，我最终没能猜透她的心里埋着什么事情，她见我没有吱声，却不再言语。

岳海红最终还是没有考上自己中意的大学，我却考上北京的一所学院，父亲出来看我，破天荒地送我了一套学习用品，我没有向他表示什么，只是觉得时间已经拉远了我与他之间的感情，我去找岳海红，问她怎么办，下一步？她说没什么，好想睡上一大觉，我说，你还复读不，也许，我们可以上同一所学院的。

她说得了吧你，你是公认的才女，将来有了机遇，早将我忘的远远的啦，别忘了你的承诺，至少要答应我一件事情的，我努力地点头。

夜晚时分，北京的天空中烟尘迷离的，我电话中问岳海红，北京这是怎么啦？

她笑我，你呀，是个书呆子，这叫沙尘

暴，北京年年都有沙尘暴的，这是环保不好造成的结果，我倒有个好主意，我想去西部，去那里种树，反正我一个人也孤孤零零地，倒不如去那里自在些。

我笑她，就你，一个女孩子，别胡思乱想了你。

那边是长久的沉默，我以为自己的话伤了她，便赶紧劝慰道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话言重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可这不是件闹着玩的事情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竟然收到了她从青海打来的电话，她说怎么样，我在西部吧，我这里每种上一棵树，北京的沙尘天气就会减少一分，相信我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可以办到的。

我在电话里流着泪点头，说岳海红，你好样的，我就没有你这样的雄心。

三年后的一天，我拖着大堆大堆的行李准备在北京搬个简单的家，在西单口，我却突然见到一个帅气高大的男孩子，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，让我认真仔细地看他。

我云里雾里，心里想着是否遇到流氓了，便挣扎着说你是什么人，我认识你吗？

他说古小鸽，怎么成了才女就不认我了吗？

我仔细地看他的脸，看他的眼，看他那拖的长长的笑如一条银河消失在宇宙间，天哪，岳海红，怎么是你，你怎么打扮的像个男孩子，还留了胡须，你别吓唬我，我心脏可不好。

他却认真地望着我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撒了谎，都是我父亲他们不好，从小把我当女孩子养，我已经有了个哥哥，想要个女孩子，他们疏于对我的教育，我天天与一堆女孩泡在一起，直到后来，我遇到了你，你的出现，让我的生命有了一段可以呵护的对象与依恋。

原来是这样，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是扑到他的怀里，痛哭一场，还是打个电话告诉自己的父亲，我遇到了一件多么难以处理的事情？还是告诉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们，与我同处一室长达两年的女孩子居然是一个帅气的阳光男生。

他破涕为笑，没什么，能够告诉你我就心安理得了，我说过的，请你能够原谅我一件事情，现在，你的表情已经同意了，我感谢你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因你的存在而感到生命无比光荣，我还要回西部去，那里有我的梦想，记得有空时打电话给我。

他消失在人海里，令我尴尬的心无比潮湿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白对他的情，是爱情吗，不像是，但总有点酸酸的味道，是友情吗，更不像，怎么青春如此地不堪一击，如此地似是而非。

第二天凌晨时分，我被外面的一种呜呜惊醒，从被子里伸手掀开一角，黄昏却提前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，我随手拿了手机拨了号码，我大声地对里面叫道，岳海红，你起来了没有？北京又有沙尘暴，说，是不是你偷懒的结果？

他打着呵欠回答我，我的姑奶奶，这哪里算是沙尘暴呀，分明是浮尘天气吗？

我说你胡说八道，我在北京还是你在北京呀？

他狡猾地笑着，我正开着车呢，在王府井。我一把将手机扔到床上。